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六七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二十六卷(二)

〔明〕徐養元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留耕堂刻本

..... 一

圖書衍五卷

〔明〕喬中和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刻西郭草堂合刊本

..... 四〇〇

四書大全辯三十八卷附錄六卷(一)

〔明〕張自烈撰
新鄉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三年石嘯居刻本

..... 四三九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二

十六卷(二)

〔明〕徐養元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留耕堂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集說

二十八卷》提要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下論卷之八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鍾子重

靖子章

耕齋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此章見聖人當行而自無所顧慮是困而亨無所怨悔也朱子

陳是軍陣行列之法俎豆是禮器俎如几玉木爲之以故牲體豆亦四升亦木爲之以薦菹醢一字四問陳而生祭祀尚有許多文物亦不止俎豆曰俎豆者舉一二以該其餘也希故

衛靈公以軍陣行列之法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若夫俎豆之事安置執持之儀周旋進退之節是乃禮之所在吾嘗聞其說矣至於軍旅之事攻殺擊刺之法坐作進退之方則固未之學也是不止退其所不當問而又啓其所當問者也蓋爲國以禮兵陳之事非所宜先况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之八

集說

來於衛爲日最久而所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不足與有爲可知矣故明日遂行

右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在陳是孔子去衛適陳絕糧是陳亂乏食從者是孔子與是起孔子既不對靈公之問遂去衛適陳至於陳固糧食斷絕蓋夫子要去便去都不計較所以絕糧從者皆餓餓而病莫能興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慍是忿怒的意思固窮是固有窮時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支勢相應濫是沿小人窮自放於禮法之外而無所不至如水之溢也

子路當此窮困之時不免有愾怒之意見於顏色問說君子之人望乎不當得窮者也乃亦有時窮困若此乎子曰禍福成敗有不在我者君子安能必其無窮固亦有窮時也但君子成德之人安於貧賤若小人窮則放恣為非矣今日但當安窮而無至於濫斯可也此其所以整子路者亦有在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此章言善道有統以知言也

多學是多聞多見識是所聞所見都要記得

子貢以通達之姿問一知二則其所學多而能識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夫子欲其知所本故問以發之曰賜也女以予於天下事物之理有所知者為多學而一識之者與

對曰然非與

然雖然多學而識非是非徒多學而識然字也是非字也是

子貢對曰天下之理散於事物非學固不能知夫子是多學而識之者也然事物之理無窮聞見之知有限徒多學而識亦不能一一而周知之也夫子始非多學而識之者其中必有要妙之法而未輕以語人者與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是以心鑒照萬物而知其一本而無二

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為聖却不在博學多識今夫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只是一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子貢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

至亦將有所得也故夫子告之曰吾非多學而識之者也蓋天下

理其用之殊則散於事物其本之一則共於吾心吾惟據吾一心之

理以該貫乎天下之物日用之間隨他千頭萬緒交而應子而孝君

而仁臣而敬親而明聽而聰一物一理萬物一理到而前都是這一

心之理照之而皆有以識其全也若專靠多學而識無箇本領源頭

處不過口耳形迹之粗安能有得於已哉女惟涵養此心使虛靈之

體不為物欲所蔽只候大豁然貫通則天下之理皆不外於吾心而

得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此章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

由是呼子路之名而告之德是義理之得於已者德與道不同知在

行先曰知知道知在行後曰知德

四書本義集說

子路在聖門曉勇於義者然或有踐履之未至不能真知其意味之

實故夫子呼其名而告之曰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

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猶未親切非真知也故知德之人求之天

下蓋亦鮮矣此可見學不以徒知為尚要在實有諸已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大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此章美帝舜也

無為而治是德盛而民化不待有所作為恭己是聖人敬德之容以

敬之見於外者言而已矣是人之所見如此而已見其實無所為也

與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成功文章巍巍矜乎而已相似

孔子說自古帝王以盛德而致治者多矣若夫德盛而民自化不待

其有所作為而庶績咸熙萬邦自寧而天下治者其舜也與舜紹堯

之後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位而

又得人以任其職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無他事也以今考之夫固何所為哉但見其垂拱而居南面穆穆然敬德之容而已矣蓋因其時事之適然而恭已以臨之故為治之迹不可見而惟敬德之容

子張問行

此章教子張以近裏者已之學也

問行是問如何便處處都行得

子張問於孔子說人必何如然後能使已之所行無往而不通利乎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盡已之謂忠就言說如是心亦如是只是不欺意以實之謂信口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四

留明

象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忠信都訓實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篤有厚重深沉之意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

戚謹恐懼猶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蠻是南蠻貊是北

狄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舉其遠見其無處不可

行也不行舉其近見其無處而可行也

子曰人顧自處何如耳如使所言者忠誠信實而絕無虛誕之辭所

行者篤厚敬謹而不為淺躁之行似這等誠實無偽的人將見惟誠

可以動物惟德可以成人自然人心悅之人恆敬之雖南蠻北狄之

邦亦將通行而無疑矣而況其近者乎若使言不忠信而專事詐偽

之習行不篤敬而徒為飾貌以相與似這等虛詐不實的人必然言

則招尤動則辱侮雖州里鄉黨之近可行乎哉而況於其遠者乎行

不行惟視乎心之誠與不誠而已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是與或相參倚是倚靠車泥叫做倚

夫如此則無處不可行如彼則無處而可行然這工夫不可少有間

斷少有間斷則虛偽難之亦終不可行也必也於忠信篤敬之理念

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如站立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參對在我

面前在輿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倚靠車泥上這等念慈在茲無少間

斷離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所言者句句都是忠信所行者事

事都是篤敬而州里蠻貊皆可可行也蓋子張務外而不能有恆故夫

子勉之如此

子張書諸紳

紳是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

子張問夫子之言恐其聞教之時其心固在聞教之後怠心或生於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五

留明

是以夫子之言書寫於大帶之上蓋欲常接於目而警於心亦可謂

能佩服聖人之教矣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此章美衛大夫史魚直道之行也

史是官名魚是衛大夫名鮒矢是箭如矢言其正直如射的箭一般

孔子說直哉史魚之為人也蓋人固有自守以正而時易勢殊或不能

不委曲以隨俗者未足以為直也惟史魚當邦家有道可以危言

危行之時彼之剛正無所回護固挺然如矢之直及邦家無道當危

行言遠之時彼之剛正無所委曲亦挺然如矢之直有道無道行直

如箭不隨世變曲是乃忠貞性成有死無二者也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是收懷是藏之字。不必指道。以身言也。言敏乎而退也。家引

君子哉蘧伯玉之爲人也。蓋人德有未成。則其進退出處之間。必有所不能適當其可者。未足爲君子也。今觀蘧伯玉常邦家有道。正君子道長之時也。則居直行志出而見用於世。及邦家無道。乃君子道消之時也。彼則可從容引去。不與時政故亦常柔順。不忤於人。卷而懷之。焉隨時進退。各適其安。蓋庶幾乎聖賢之人道者也。聖人之稱。二子非品道高下之意也。人抵衡之賢人。夫只以此二子稱之。而各言其賢耳。然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自聖言觀之。然亦可見見二子之高下矣。家引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六

此章言惟知者爲能知人而語默各當其節也。淺說

孔子說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不可不慎也。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也。而不與之言。是失於彼之人也。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不可與言也。而已與之言。則失於己之言也。夫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此無他。不知故也。惟知者居敬窮理。爲能知人。明見得那人可與言。則與之言。既不失人。見得那人不可與言。則不與言。亦不至於失言。當語而語。當默而默。各中其節也。淺說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此章言志士仁人不以生死動心而窮此仁也。新安陳氏

志士是有志之士。即有志於爲仁。仁人是成德之人。與仁爲仁。仁爲我有矣。求生是當死而求生。害仁是害其心之德。成仁是心安而

德全。只成就一箇死而已。兩以字不要作用力解。家引

子曰仁者心之德。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於德矣。此理而不達。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故有志之士。與夫成德之人。勉之安之。淺深雖有間。然皆求以合乎天理。當乎人心。以成就吾之仁而已。使其身可以無死。而於仁又無所害。則不必輕生以犯難矣。若身雖可免。而才節有虧。決無肯餘生苟免。以害吾之仁。寧可有殺身殺命。以成吾之仁者。蓋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却是害了吾心之理。殺身求仁。時却得此理完全也。故仁人從容就義。志士亦勉而爲之。是則同也。而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七

此章言志士仁人以爲仁之資也。程子

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也。賢以事言。已見於行事者。仁以德言。方見於修身者。然亦互文也。程疏

子貢問人之爲學。必如何而後可以全其心之德乎。孔子說爲仁之功。固當決之於己。爲仁之資。亦必有助於人。如百工技藝之人。將欲精善其所爲之事。必先磨利其所用之器。蓋其所資也。君子之爲仁。亦必有所資。是以處於一邦之中。大夫必要求其賢者。有所親法。而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琢磨勸勉。以至於仁。乃爲有益此爲仁之方也。程子

顏淵問爲邦

此章言治國之法也。程子

也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是以建寅之月為歲首

子曰自古帝王有作皆曆象授時以定一代之正朔然惟夏時為最善而當用蓋陽氣雖始於黃鐘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自以見其生物之功歷正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且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又取其易知以是為改歲之端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蓋由歷數以來如堯典教民事者至夏而悉備故欲定正朔如朝覲會同燕饗祀告頒朔授時之類必行夏之時也

乘殷之輅

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始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

四書本義

下論

八

制也

自古帝王皆有車然其輅者或等威之不備其詳者又失之過修惟商輅則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得乎質之中者是商輅所常用也故

乘輅之制有取於殷焉

服周之冕

冕者冠中之別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

冕之為制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文而得其中也故服冕之制有取於周焉

樂則韶舞

韶是舜樂韶舞以樂客而謂用韶而及其舞也至於樂自古諸聖人皆有而盡善盡美者莫如韶故樂則當用韶舞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放是禁絕之鄭聲是鄭國之音佞人是卑鄙便佞之人淫是亂也殆是危也是舉大法言之放鄭聲以下是戒意

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用韶樂為治之大法也然鄭聲佞人皆能害治者故於鄭聲則放之遠之使不接於耳於佞人則遠之斥之而不近所以然者鄭聲樂之淫者能搖蕩人之性情佞人立心危險利己害於能變亂是非以移奪人之心志而喪其所守蓋禮樂治之法也故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所以當放遠也夫既酌四代之禮樂而法其所當法又嚴害治之大防而戒其所當戒餘事皆可做此而推行之治道備矣顧子克已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想每日禮會甚熟事事了得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

四書本義

下論

九

制也

志立萬世常行之道百王不易之法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

亦惟顧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蓋有道德方可語王道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此章言君子當思患而豫防之也

遠近以地言以時言

子曰凡人作事必為久遠之計如幹一事必思慮籌處有患害則不為無患害則為之如此則思慮詳審事皆管當可無後患若慮不及遠以為可苟目前之安殊不知為謀不周則其患立至矣可憂者固已伏於至近之地几席之下將有不測之虞且夕之閒或起意外之變矣此慮之所必貴遠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章警人使知自勉也

已矣乎是絕望之辭也

子曰好德如好色者吾固猶冀見之而有望於將來万世之誠於好德者鮮矣已矣乎吾終不得見其人也已見子罕篇此加上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矣新安陳氏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此章勉人舉賢也

竊位是無德而居乎其位如餘盜一般柳下惠是魯之賢人與立是與之立於朝

子曰爵位天之所以待人才有才德者之所安居也豈一已可得而私哉若嚴賢抑能悖天行私而不自知其非則如盜得而隱據之也若臧文仲者其竊位者與何也柳下惠之賢文仲非不知也知之便當薦之與竝立而文仲同抑之而不與同立於朝此何心哉正以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十

藏板

其德之不稱惡惠見用而形已之短耳豈非竊餘職位以爲己之私有而不復以職位爲國家待賢之公器者哉新安陳氏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此章言修己待人當然之理也新安陳氏

躬自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朱子

子曰人之常情責已常輕責人常重此其所以來怨之多也惟吾自厚而薄責於人如爲人謀惟恐一毫之不忠與朋友交惟恐一毫之不信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自己要做盡處所謂自厚也至於人則不求全而責備所謂不盡人之情

不竭人之忠者也責已厚則身益修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不招怨斯遠怨矣此修己待人當然之理非爲求遠怨而後爲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新安陳氏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此章言人不可率意妄行也朱子

如之何猶言奈何何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然而處之審末如之何三字與慨而不釋章義同是吾亦無如之何

子曰凡人言事只是要再三反覆思思而處之曰如之何再熟思而審處之曰如之何必有這箇心然後人言可入若自家只恁率意妄行更不思量道當如之何當如之何如此之人自用其愚吾亦奈之何哉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此章貴義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十一

藏板

私就行上說難矣哉是難免於罪過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然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其亂道也朱子

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如此方克有進若羣居終日說然難處此之所信彼之所和全不到義理上而又同邪相濟只好行小慧慧智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既言不及義而又好行小慧則行險徼倖之機熟滋則日其一日熟則日深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終日如此也則其爲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如此非惟無以入

德而將有患害難乎其爲人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章論君子之行也

義是合宜有剛決意思質是質幹以義自固不壞禮是節文孫是退遜行是安排恁地出是從此發出信是誠實信以成之是終始誠實

以成此一事三簡之字。竟說皆指其事也。四者皆一答事非是。行方孫出孫出了方用信成。

孔子說人之處事。難於盡善。若既不失事理之宜。而又兼備衆善之美。則惟君子能之。君子之應事接物。其始必以義爲本。質義所可則可。義所不可則不可。是制事先決其當否。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蓋義則裁斷果決。若行不以禮。則失之徇情直行。矣。故又要節文具備。不疎略苟簡而已。行之雖以禮。然不以孫出之。則和順雍容之意。徒修飾禮節次第而已。故又要孫以出之。既義以爲質矣。而又行之以禮。出之以孫。設使不成。之以信。則亦文蕩而已。故又信以成之。使自始至終。一實心實理之周流而已。無欠闕可拘處也。若然則一事之間。盡善盡美。而無一毫之或苟。乃君子之道也。其真可謂之君子哉。

附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此章戒人修己也

病解作思無能是履行之無其實南軒張氏

子曰君子學以爲己其所能者在德不加修道不加進碌碌焉無所能而病夫履行之無其實耳不病夫已有能而人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此章聖人勉人及時進修之意

疾猶病也自疾也沒世是終身名不稱是無善可稱

子曰君子求在民而已非徇名也然名者所以命其實也有是實則有是名使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故君子亦惡其既沒而名不稱也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此章言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南軒張氏

求諸己是責己求諸人是責人言一切事皆然不專指學而言
子曰君子凡事無不反求諸己如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無適而非求諸己也若小人則不能反求於己而惟歸咎諸人也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此章言學者於持已處衆之際務盡其理而防其私意之或萌也

矜是矜莊自持自把捉底意思不卑是不與人爭羣是和以處衆不黨是無偏倚的意思此雖與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例同看當與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威而不猛例同看

附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子曰凡人持已太多恐人泥已而遺世例使人不可近此便是乖戾之心便是乖惟君子處已嚴而不失於和矜則矜矣然亦正其在我者而已初無忿世戾俗之心故不至於乖凡人一與人同便難與人異川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惟君子待物平而不失於公舉則舉矣然所以持已者終不失其正而無徇物苟且之意故不流於黨矜而不爭持已而不失人也羣而不黨處人而不失已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此章言君子取舍之公也

子曰人多有以其言之善而舉其人者亦有以其人之無德而并舉其言者惟君子則不然固不以其言之善而舉其人必察言觀行然後舉之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若以言舉人則空言者進矣亦

不以其人之無德而并棄其善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若以人廢言則善言棄矣然非君子之公心無故何以得此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章言推己及物其施不窮也

一言是一字非一句言也恕是推己及物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而行之者

子貢問曰學貴於知要有一言之約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窮者乎孔

子教之說道雖不盡於一言而實不外於一心欲求終身可行之理

其推恕之一言乎何也凡已所不欲者則知人之心不異乎已推已

之心以及於人亦勿以此而施之恕之為恕如此非有責於人在我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四

解

施之而已自少至壯壯而老終身用之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也此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

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此章論正直之道也

毀是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如一物前亦完全今打破

了相似處是稱獎得過當有所試是那人雖未有十分善我試之知

得將來如此

孔子說天下本有是非之公而人多徇於好惡之私吾之於人也惡

者固未嘗不稱之以示戒然但指其惡之實迹而言耳若將人未有的

事而作意毀之非公惡矣古者誰而有毀乎善者固未嘗不揚之以

以示勸然亦惟據其善之實事而言耳若將人本無的事而作意譽

之引公好矣吾於誰而有譽乎然或樂道人之善譽而譽者亦或有之然亦已試其賢矣或見其天資之美而知其將來之有成或見其立志之篤而知其所就不可量自今日言之雖未免於譽以將來言之則亦不為譽矣若其過實而毀者必無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是今之民也三代之民是夏商周直道是無私曲所以

然其所以無私曲者蓋視今此之民為三代直道之民而不視之

為後世世相道之民也今日之民雖非三代之民然即三代以來所以

直道而行之民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

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我今若有所毀譽亦豈得

迂曲而枉其是非之實哉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五

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此章悼時之益偷也

吾猶及是猶及見其人如此史是掌書之官闕是闕之以待知者文

是文字乘之是四馬駕車而乘之也三代無乘馬者亡是無有也

子曰風俗日偷人心不古蓋已久矣然吾猶及見夫良史於齊字有

疑則闕之以待來者不挾已所見以自足也

無相通即借諸人乘之不挾已所有以自私也向者猶有此等近古

處如今此等事全無了古人謙厚之意不復見矣豈不可慨也哉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此章言人之聽言處事皆當約之於義理之正也

巧言是說得來似是而有理亂如惡聲原恐其亂德之亂德是人心

所守之正亂德亂人德也然亦德之流者忍之義禁而不發之謂小

不忍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受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皆是亂大亂已謀也存疑

子曰是非自有定理而巧言者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聽之使人喪其所守是亂人德也凡謀大事者當忍於其小若人有婦人之仁失於不防匹夫之勇失於輕決則人事去矣是亂大謀也聽言處事者可不戒哉直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此章論知人之事邪說

孔子說天下有衆論有公論衆論未必出於公公論未必出於衆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有人於此衆皆惡之吾未可遽以爲惡而惡之也必察焉蓋所惡之中或有特立而爲衆所惡者或有事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若不善而情有可取者是衆惡未必皆當也察之而知其果可惡則從而惡之否則不之惡也又有人於此衆皆好之吾未可遽以爲善而情則有害者是衆好未必皆當也察之而知其果可好則從而好之否則不之好也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耳如是則吾之好惡皆當於理矣直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此章言人當力於弘道也直解

弘是耶而大之非道本小而我大之也且滿其分量處便是此專主用言非道弘人一句只帶說下可對言存疑

子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天下固未嘗有人外之道亦未嘗有

道外之人人之於道本不相離也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事物當

然之理如父慈而子孝視明而聽聰之類此道理都在吾身只在

充大出去則道體方爲之光輝宣著盛大流行故人能大其道也蓋道之分量本大人能加知行之功則自近以及遠自小以至大靡而大之滿其分量而已亦非於性分之外有所加也苟非人以耶之思道不能以自爲道豈能弘人乎夫人能弘道則道所當自盡非道弘人則人不可自諉矣直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此章戒人改過也邪說

過是差失直解

孔子說人之學問工夫未到精習的去處其日用之間豈能無一言之差一事之失但知道是自己的不是隨即改了則可復於無過若遂非文過憚於悔改則無心之差反成有心之失其過遂成而終不改書本義集說

下論

七

及改矣是謂過矣可不戒哉於此見人固以無過爲難而猶以改過爲貴也直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章言思而不學者言之邪說

思是思量硬要去無益是無所得學是依着本子小者心隨事順理去做朱子

聖人因人有思而不學者故言此以勉人曰天下之理不思固不能得然徒思亦不能得我國嘗終日不喫飲食終夜不寐即能操用力於思以盡夫強探力索之功以爲必可得也而終無益蓋徒思而不學此理出於想像臆度而無其實之見且旋得旋失不免危險而卒無所得不下其心以得其事講習討論體驗躬行有真見無虛忘深造之以道而自然得之於優游涵泳之中其理實而未永也看

來人固不可以徒學而不思亦不可以徒思而不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倭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食

此章教學者審內外之輕重也 新安陳氏

此章教學者審內外之輕重也 新安陳氏
言是本其所以謀道之心也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脚說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綴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愛在道耳非愛食而學也 朱子

孔子說人之所以終日營營者都只是圖謀口食干求利祿而已若乃君子之人終日乾乾只在求得乎道焉耳至於口食之末則有所不暇計蓋食之得不得不係乎謀與不謀也如農夫耕田本為求食而免於飢餓或遇五穀不登則無所得食而飢餓在其中矣君子為學本為謀道固無心於祿然學成而見用於世則居官食祿而祿在其中矣是以君子之為學也惟憂不得乎道而已不憂祿而食亦非為憂食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凡學而謀食者只為貪富打不透爾果不憂食即不謀食矣 賈易胡氏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九

國朝

學本為謀道固無心於祿然學成而見用於世則居官食祿而祿在其中矣是以君子之為學也惟憂不得乎道而已不憂祿而食亦非為憂食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凡學而謀食者只為貪富打不透爾果不憂食即不謀食矣 賈易胡氏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此章聖人歷言以教人使先立其大本而猶必盡其末節也 存板

知是知此理守是行之有得者持之不失也此行尤深此四之字指理而言 雙峯饒氏

孔子說道理無窮而君子之學必求其盡善不先其本而欲盡其末則其末不可盡先立其本而末之末盡亦有所本備也故有資質明敏於道理已見到這分際了即舉掌服膺而勿失之可也却乃持守弗堅以至私欲混雜有始無終則所知者終非我有雖得之終失之

矣此有其知者不可不實隨以仁也 直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

莊是容貌端嚴蒞之是臨民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此下面是新民工夫 朱子

若夫知而及之仁又能守之則其德已全矣然或於臨民之際天冠不正鴈服不尊殊無可畏之威則民將慢易之而不敬是蒞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此有德者又不可不謹其容也 直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動之以禮未善也
動之是指民說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禮是義理之節文下簡體字歸在民身上蓋使民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如蒐田獮狩就其中教之以少長有序之事皆是 朱子

至若知及之仁能守之又蒞莊以蒞之斯則內外交修毫無可議矣 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九

國朝

然至於使民之際不能節之以禮制度文為之閒未免有太過不及之差亦無盡善之道也是務於大者亦不可不謹於其小也此可見道合內外兼本末而德愈全則責愈備知及仁守則大本以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氣稟學問之小疵耳然亦不可不自警以未盡善而今其德體道之功庸可以自足乎哉 直解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章言觀人之法 朱子

知是我知之受是彼所受小人是小有才之人非庸常之小人雙峯子曰觀人當於其大不當於其小君子立乎其大者於小事或未及理會故於細事未必可觀未足以知其人也惟看他擔當大事的去處才全德備能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此則其所履為也若以小知之則失其為君子矣若彼小人大節本無足觀每於小者致意雖器器

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故不可以大受而可小知若欲以大受之則失其為小人矣蓋君子大體正當雖微處有未盡亦不害其為君子小人於小事上有長處然用過其量則敗矣故小節可以知小人不可以知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也

者也

此章聖人與人為仁之語

此章聖人與人為仁之語

子曰仁者善行之長木火飲食所由皆民所仰而生者不可一日無若較其三者所用則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遇害人之生而不仁則失其心是民之於仁有甚於水火而猶不可一日無者也況水火雖能害人亦或有時而殺人如蹈水而為水所溺蹈火而為火所焚

此章聖人與人為仁之語

此章聖人與人為仁之語

此章聖人與人為仁之語

所焚吾嘗見其有死者矣仁則天之尊爵人之安宅得之者榮金之者壽木見蹈仁而死者也仁甚切於人既所當勉仁無害於人蓋以見其所當勉人亦得憚而不為哉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此章為學者相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有為者發也

當是時當之當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讓是遜讓

子曰仁者乃吾所以為仁之理我自有之我自為之但以仁為己仁只管發憤當將去莫說凡人不必遜讓便是弟子之於師是已所推服以為不可及而素讓之者且不讓也非不遜也乃無所與遜也蓋仁乃已所自有而自為之非奉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

子曰君子貞而不諂

此章貴正道而輕小信也

貞是正而固諂是不擇是非而必於信皆固守之義但貞者正而固守諂則固而未必正也

貞與諂相似而實不貳人多錯以貞為諂以諂為貞故聖人特分別而言之曰人固貴於特守之定然守一也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固守而不知變者諂也諂以貞而實非君子則是貞而不是諂見得道理是如此便是愚地做去不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言必值行必果而不知惟義所在者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此章言為臣事君之法也

事是職分之所當為食是居官的俸祿敬事是一心敬謹辦理所管事務後食是委量之不存乎念慮之間

子曰君子之事君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惟以敬吾之事而已至於祿則量之而不計不可有求祿之心也蓋祿職人君所以勸功若在臣子只宜自盡而已非以有勸而為功也如此義者斯可謂之純臣矣

子曰有教無類

此章言教人之法也

類是等類才說箇類字便見有惡者在無類白教者立心言類是等類才說箇類字便見有惡者在無類白教者立心言

子曰人固有善惡之不同然人性皆善而類皆氣質之染也故君子不教則已有教則變其惡者而歸於善反其異而使之同人皆可以復於善豈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不當徒論其類之惡矣蓋氣質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則有善反之功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此章言謀不可以不慎也

道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謀是謀非

子曰人之爲事必須先謀若道同者共謀則精審不誤若道不同如君子小人吾道異端則陰陽水火之相反此不能爲彼謀彼亦不能爲此謀也高安陳氏

子曰辭達而已矣

此章明言語之法也

辭是辭命之類達是達意而已矣是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孔子說凡言上達下與夫聘問酬答之類皆必有賴於文辭然非通

於理者亦不能達也惟達理者辭能達意故求達求達則不可

以復有加也若達意之外而追求之非以繁多爲富則以華美爲異

正理反爲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辭命之法也高安陳氏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

斯

下論卷八

主

高安陳氏

此章言道無往而不存也高安陳氏

師是樂師替者冕是名古者樂師皆用簪以其廢視而聽專也

師冕見孔子孔子出而迎之方其及階也則告之曰階在是也使其

知所升進其及席之時則告之曰席在是也使其知就位及衆皆坐

定則告之曰某人在此位某人在彼位使之得以伸其教而知所與

言也替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節節謹告之待無

目者之誠心曲禮也高安陳氏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師冕出子張問曰頃者師冕見及階及席皆坐子皆與師言之委曲

周詳如此豈亦有道存於其間與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

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補是助

夫子告之曰是道之所在我之所言固相師之道也古者替必有相

其道如此蓋一事有一理也可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

道而已矣朱子

季氏將伐顓臾

此章聖人論季氏專恣征伐之事也

顓臾是國名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

昔魯三家強橫四分公室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獨顓臾

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不過欲取以自益

未必顓臾得罪於公家亦未有犯於季氏當時季氏亦必借一辭以

爲兵端也朱子

即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主

高安陳氏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有事言以伐顓臾爲事也

冉有季路季氏家臣而孔子弟子也因見孔子而以其事白之曰季

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此事二子與焉其心亦有所不安者故以

白之觀孔子意以徵探其可否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孔子以二子雖同仕於季氏而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尤

用事故獨呼其名而責之曰求此事無乃爾之過與言必冉有爲之

謀也朱子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

伐爲

先王是周先王東蒙是山名主是主其祭在邦域之中是魯七百里

之封顯與爲附庸在其域中社稷是魯公之社稷也故曰社稷猶云
公家臣是屬魯爲社稷之臣孔注

夫顯與昔者有周先王封之於東蒙山之下以主東蒙山之祀其立
國有自來矣且在魯邦域之中而非敵國外患者比况顯與爲魯附
庸又是社稷之臣而不在季氏管轄之內也顯與乃先王封國則不
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然則
季氏之伐之也何爲者哉直解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朱子

季氏之伐顯與冉有實與諂以孔子之非之故歸咎於季氏爲自解
之辭說顯與之伐乃出於季氏之意非我二臣所願欲也冉求之文
過飾非其罪大矣直解

國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五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
焉用彼相矣

周任是古之良史陳是布列是位陳力就列是陳其才力處已所任
以就其位止是不就其位相是輔者之相持危扶顛有深淺危未至
於顛故持之使不至於顛顛則已踣須扶起之下三句只是上文之
意通此段俱作周任之言是承冉求吾二臣者皆不欲句而言作疑

冉求自解以吾二臣皆不欲如何說得去故夫子又呼其名而責之
曰求昔者周任有言說爲人臣者能展布其力則可就其位不能盡
其力則止而不就其位且如許者之立相所以扶顛而持危也若顛
危而不能持顛仆而不能扶則何用彼相者爲哉汝既不欲所當諫
諫而不諫則當去也淺說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

且爾言過矣是說吾二臣者皆不欲之言也此過字與下過字不
同是言過是野牛柙是關獸的柙檻龜所以卜亦寶也楨是楹

且汝謂二臣者皆不欲以爲得辭其責此言過矣汝既不能陳力又
不能止居其位而不扶則季氏之惡不得不任其責也如虎兕在山
上龜玉在匣中不與守者事今虎兕在柙中走了龜玉在楨中毀
了是守者之過而誰能便說吾不欲也解不得了今季氏之
伐顯與則爲之宰將安所逃其責乎朱子

冉有曰今夫顯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固是城郭完堅費是季氏之私邑子孫是季氏之子孫朱子

冉求因夫子連責他因言顯與之當伐以解已罪曰季氏之伐顯與
非有他也只爲顯與的城郭完固而又近於已之費邑固則在彼有
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我有侵陵之處及今不取後世子孫必受其
害矣此所以不得不伐也此則冉求之辭辭然前既云吾不欲如今

國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五

却又言顯與當伐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朱子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欲之是貪其利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作一句讀方是汝
是惡辭是飾辭直解

冉有不惟自解且欲爲季氏遮飾故夫子又呼其名而責之說君子
最惡那心裏貪謀欲利却乃舍之不言別爲飾辭以欺人的人季氏
之取顯與本是貪欲也今乃舍說貪欲而爲飾辭曰今不取後世必
爲子孫憂又謂彼爲我害是君子之所疾也存疑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
無寡安無傾

國是諸侯家是卿大夫家是民少均是各得其分貧是財之缺乏是上